

乐琦的神奇力量

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

【美】苏珊·帕特隆 著 【美】马特·费兰 绘
张尚 译



南海出版公司

乐琦的神奇力量

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

作者：苏珊·帕特隆 (Susan Patron)

插画：[美国] 马特·费兰 (Matt Phelan)

译者：张尚

作者简介

出生于1948年的苏珊·帕特隆 (Susan Patron) 从小就非常喜爱书籍，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度过的，现在更是作为图书馆员在钟爱的图书馆工作。她熟知童书，更了解儿童的想法和感受，她引导孩子们阅读他们真正需要的书，使他们从书中获得成长所需要的指引。苏珊在四十岁左右开始写作童书，于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也许》(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Maybe)，获得当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图书奖。

《乐琦的神奇力量》(The Higher Power of Lucky) 是苏珊的第二本小说，荣获2007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这个故事里融入了不少苏珊自己的生活经验，她和丈夫雷内一起生活在洛杉矶，但在沙漠小镇上拥有一栋小屋，就跟主人公乐琦一样。她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那栋小屋里完成的，因而能描绘出极具特色的沙漠风情，让读者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小女孩乐琦的快乐与忧愁。

马特·费兰 (Matt Phelan)

大学时读的是电影与戏剧，曾从事各种与艺术和媒体有关的工作，2004年开始投入到童书插画创作中。擅长铅笔素描，用灵活自由的笔触栩栩如生地传达人物的情绪和故事的氛围，作品极具感染力。

献给雷内

目录

[第一章 偷听](#)

[第二章 布瑞琪](#)

[第三章 好妈妈和坏妈妈](#)

[第四章 涂鸦](#)
[第五章 迈尔斯](#)
[第六章 布瑞琪是怎么来的](#)
[第七章 食蛛鹰蜂](#)
[第八章 蛇](#)
[第九章 矮个子萨米家](#)
[第十章 骨灰坛](#)
[第十一章 戒烟无名会](#)
[第十二章 香芹](#)
[第十三章 bisous](#)
[第十四章 第一个征兆](#)
[第十五章 第二和第三个征兆](#)
[第十六章 准备出走](#)
[第十七章 HMS猎兔犬号不听话](#)
[第十八章 仙人掌的刺果](#)
[第十九章 鸡蛋和豆子](#)
[第二十章 一本好书](#)
[第二十一章 奇异恩典](#)
[第二十二章 bonne nuit](#)
[第二十三章 不久以后](#)
[致谢](#)
[致读者](#)

第一章 偷听

chapter one eavesdropping

乐琦·特林布尔猫在大垃圾桶的梯形阴影里，耳朵紧贴着墙上的一个小洞。那面漆迹斑驳的墙里头是硬土镇拾得物风铃博物馆暨访客中心，矮个子萨米正在那里讲述他是如何坠落到人生谷底，又是如何决心戒酒，最后找到了他的神奇力量。从那些为了戒掉烟、酒、赌博或

暴食症的十二步疗法无名互助会里，乐琦听来了不少有关人生谷底的故事，但矮个子萨米的这个一直是她最喜欢的。

萨米说，那天早上他一直坐在停在家门口的六二年凯迪拉克里，听着约翰尼·卡什^①，喝了三大瓶朗姆酒。猛然间，他看见副驾驶座上有一条响尾蛇正在咬爱犬罗伊的阴囊，就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

(^①Johnny Cash(1932-2003)，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是影响美国近代乡村、流行、摇滚与民谣界最重要的创作歌手之一。)

乐琦一只手扶在小洞上方保持平衡——矮个子萨米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另一只手撩开脖子上那过分卷曲的头发。她注意到附近有两只小黑鸟，羽毛支棱着，张着嘴，像热坏了的狗一样喘着气。她把耳朵往洞边凑了凑，因为每当讲到悲伤的结局，萨米的声音总会变得很低。

可是矮个子萨米并没有直接跳到那个精彩的部分。为了让故事更长，也为了制造更多悬念，他转而讲起破产时买不起朗姆酒的旧时光。那时他只好自己酿酒，材料是麦片里的葡萄干和任何能搞到的水果。他说话总喜欢兜圈子，换了别人，一定不会讲这么久。可是人们依旧听得兴致勃勃。

乐琦站了起来，脖子和腿弯处都汗湿了，软蹋蹋的帽檐压着乱糟糟的头发。她小心地在那片阴影里支起一张破旧的草地椅，慢慢地坐上去，生怕压垮它。几只苍蝇飞了过来，是那种会叮人的小玩意儿，她用塑料簸箕扇走了它们。烈日下的大垃圾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忽然，墙里安静下来，只听得见吊扇晃晃悠悠转动和人们在金属折叠椅里变换姿势的声音。乐琦知道大家和她一样，老早就听过矮个子萨米的故事，而且也和她一样喜爱其中的精彩曲折——虽然很难想象矮个子萨米当年醉酒的样子。听起来，矮个子萨米好像难过得说不下去了。

“那个罗伊，老兄，”萨米管谁都叫“老兄”，即便是对乐琦这样的小姑娘，“它是条勇敢的狗。就算是那个对爷们儿来说至关重要的部位被咬伤了，它还是杀死了那条蛇。而我当时一门心思要逃走，从凯迪拉克上摔了下来。我掉了颗牙，脸也划伤了，鼻青脸肿的，还扭了脚。可那会儿我醉得厉害呀，老兄，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一团糟了——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还在地上躺着，满嘴的沙子。我感觉到了死亡。我是说，我就像已经死了，老兄。可是我太难受了，也不好意思就这么死过去。车子底下躺着一条血肉模糊的响尾蛇，还有血，很多的血，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的、罗伊的，还是那条蛇的。罗伊不见了。我喊它——没有任何回应。我想，也许它救了我这条蠢命之后，跑到哪儿孤独地死去了。当时，车底下差不多有一百华氏度(约三十八摄氏度。)吧，老兄，天气就和现在一样热，可我觉得特别冷，不停地发抖。”

乐琦的手上有金属的味道，就像那把草地椅黏黏的细扶手一样。她把帽子往后推了推，好让风把额头的汗吹干。

“我向自己许诺，”萨米继续说道，“要是罗伊没事，我就戒酒，加入戒酒无名会，从此做个正派人。”

乐琦把她光着的腿从椅面上一根粗糙刺人的绳股上慢慢移开。每当矮个子萨米讲到这里的时候，乐琦都会想，要是自己也坠入了人生的谷底，她会向自己许什么诺言。比如说，有一天她的狗HMS猎兔犬号也生死未卜，她必定也得下决心做一些很难、很猛的事情。又比如说，她做了什么可怕的事，她的监护人因此抛弃了她，一走了之。监护人和妈妈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真正的妈妈是不能辞职的，当妈妈是一生的活儿。可是像布瑞琪这样的监护人很可能就会说：“好啦，这活儿就干到这里吧。我要回法国去了。Au revoir! (法语，“再见”的意思。)”然后留下可怜的乐琦，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厨房拖车上，就此跌进了人生的谷底。这样，她就必须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神奇力量，去做勇敢、彻底的自我反省，就像矮个子萨米以及所有无名会里的人都不得不去做的那样。

矮个子萨米继续说着：“后来我老婆开车回来了，老兄，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离开过。我还是那么躺着，她下了车，看到我那副德行，她只是说：‘我带罗伊去看了塞拉城的兽医。’她说得可真平静，像是一点儿都没生气。她说：‘离这儿有八十多公里，我开了——差不多有——半小时。这是我这辈子开车最糟糕的一次，萨米，这都是拜你所赐。不过罗伊现在没事了，因为送得及时，抗蛇毒血清还管用。’

“然后她走进屋子，再出来的时候，拽着她的行李箱。她准是头一天晚上就已经收拾好了，其中还有罗伊的餐盘和水碗。她居然把罗伊的东西也带上了，这可真是耍了我的命。临走时她只丢下一句话：‘别

给我打电话。‘唉，老兄啊，那就是谷底了，所以我撂下铁锹，上这儿来了。’”

有掌声传出来。乐琦知道，接下来就会有一顶帽子在人们中间传递，好让大家把钱放在里边。叫人有点儿失望的是，今天没有人解释他们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神奇力量，而这一点正是乐琦最感兴趣的。

她不明白，为什么那种力量寻找起来那么困难。无名会里的人们常说，他们借助神奇力量掌控了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十岁半的小女孩，乐琦觉得她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她还没有长大——可是，如果她能找到自己的神奇力量，那力量必能指引她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时，人们纷纷站起身来，椅子刮擦出刺耳的声音。他们要一起做个小祷告。乐琦特别喜欢这个部分，因为在加州的这个硬土镇上，既没有基督教堂，也没有犹太教堂，拾得物风铃博物馆暨访客中心就是最像教堂的地方了。而这也同时意味着集会即将结束，她得趁这段时间赶紧逃走。她早就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也就是清扫前面广场上的垃圾——昨天戒赌无名会的人抛下的糖纸和踩扁的啤酒罐。虽说他们通常不会绕到博物馆后面的大垃圾桶这边来，但是有时候也说不准。她必须要快一点儿，但要不慌不忙的，以免弄出声响。

她把簸箕和耙子藏在墙边，又把那个铝制的草地椅藏在大垃圾桶的后面。明天，也就是星期六，是她的休息日。星期天的下午，戒烟无名会开始之前，她要再次把博物馆前的小广场打扫干净。这里是无名会成员会后闲坐聊天的地方，他们总是会留下很多垃圾。可是每一群人又都绝对见不得前人留下的烟屁股啦、啤酒罐啦，或是糖纸什么的。那是因为他们都正在康复期，康复中的酗酒者可不想看见或闻见嗜烟者和嗜赌者留下的啤酒罐；康复中的嗜烟者则不能忍受酗酒者留下的烟头；而康复中的暴食者憎恨看到酗酒、嗜烟和嗜赌者留下的糖纸。这就给乐琦提供了一份工作——一份了不起的工作，除了阿点在自己家厨房和后门廊里开的美美沙龙，还有上校那儿的邮件分类工作，这可是镇上能找到的唯一一份挣钱的活儿！

乐琦一边跟救生背包的带子较着劲——这背包她总是随身带着——一边沿着干涸的河床慢慢朝家里走去。乐琦想，矮个子萨米的故事已经住进了她脑袋里的一条缝隙。她一直认为自己脑子里有着许许多多

的缝隙和褶皱，里边填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渴望，要是能取出脑子，把它展开，就会发现它能覆盖好大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一张特大号的床。

她在干河床的灌木丛中小心翼翼地走着，矮个子萨米那条狗的阴囊问题住进了她脑中一条特定的缝隙里。虽说乐琦可以问矮个子萨米几乎任何问题，但是她永远不能问他关于罗伊的事情，因为这是她偷听来的。要是她问了，萨米就会知道她偷听了十二步疗法无名会的集会。

阴囊，听起来就像得了流感、不停咳嗽时冒出的某种绿绿的东西，像是跟医药有关，很神秘，而且也很重要。乐琦很高兴自己是个女孩，身体里不会有任何一个部位长得像阴囊。她在内心深处认为，她是有兴趣看到真正的阴囊的，可是同时——这就能看出乐琦的大脑有多复杂了——她又肯定不愿意看到。

当乐琦回到由活动拖车组成的半圆形的家时，起了一阵微风。排在第一的那辆小巧而闪亮的铝制火腿罐头拖车，是她和HMS猎兔犬号睡觉的地方。接下来是那辆长长的，用做厨房、饭厅兼浴室的拖车。最后是西部工艺^①拖车，布瑞琪的卧室。这三辆拖车停在水泥砖地上，不像其他的拖车那样有轮子，可以被汽车拖着跑来跑去；而且为了防止在沙暴中被吹走，它们还用金属链条拴在了地上。最妙的地方在于，要从乐琦的火腿罐头走到布瑞琪的西部工艺，完全不需要绕到外面，因为拖车连接处都打通了，用裁过的金属板焊在了一起。三辆拖车被严丝合缝地连起来，就连耗子也找不到一条可以钻进去的缝隙。（^①Westcraft，公司品牌名。）

HMS猎兔犬号和往常一样从厨房拖车下面冲了出来，围着乐琦嗅来嗅去，想知道她去了哪里。HMS的意思是“国王陛下的船舰^②”，（^②原文是“His Majesty's Ship”。）原版的HMS猎兔犬号是一艘漂亮的船，载着科学家达尔文满世界进行令人兴奋的探险。乐琦的狗既不是一艘船，也不是一只猎兔犬，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总是和乐琦一起去进行科学探险。而且它也很漂亮，长着棕褐色的短毛，当它想问题的时候，小狗眉就会动来动去，大耳朵则总是垂着，如果对着亮光把它翻过来，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血管。

拾得物风铃博物馆暨访客中心的拾得物风铃此刻正被微风吹得叮当作响，这声音乘着高漠^①上的热风，从硬土镇上空呼啸而过，一直抵

达镇子这一头的乐琦家。只有风铃声能让乐琦平静下来。但是她脑子里还是充满了急需解答的困惑，尤其是，到底如何才能找到她的神奇力量。

(①指高沙漠区，是美国内陆地区的高海拔沙漠，这里指加州的莫哈维沙漠。)

要是找到了她的神奇力量，乐琦确信自己可以搞清楚哪些事情她能改变，哪些事情她不能改变，就像无名会的短祷文里说的那样。因为有些时候，乐琦真的想要改变一切已经发生的坏事；可有时候，她又希望一切永远不要改变。

第二章 布瑞琪

chapter two brigitte

布瑞琪的旧皮拖鞋正放在厨房拖车门外的台阶上，怪不得HMS猎兔犬号得在车下它自己挖出的洞里等着。乐琦和HMS猎兔犬号都知道，台阶上放着鞋子，说明布瑞琪刚刚拖完地，而且她不希望狗把沙子带进去。门内，布瑞琪光着脚站在房间尽头，一边往洗衣机里塞脏毛巾，一边用法语打电话。

乐琦把救生背包扔在桌旁的地上，那张桌子是固定在拖车里的。眼下，整个拖车充满了默菲牌地板蜡的气味、煮老了的鸡蛋的气味以及洗手池上的小花瓶里那野生鼠尾草嫩枝的气味。布瑞琪清洗地板的时候总是光着脚。乐琦注意到，布瑞琪的脚看起来像是比别人多长了好多骨头，尖尖的踝骨突出来，脚指头几乎跟手指头一般长。

如果布瑞琪有自己的孩子，那个小孩一定不会像乐琦这样有着宽宽的、结实的脚掌和粗粗短短的脚步。而且，那小孩一定会有优雅的仪态。乐琦这样想着，不由得挺直了弓着的肩膀。布瑞琪转过身，抬起下巴点了点冰箱，说：“那里边有冰茶，monchoux①。我在和我妈妈说话。”她微笑着，轻快地晃动着脑袋，并且耸起了一边的肩膀，这表明她很快就要挂电话了。

(①法语，与下文的“ma puce”一样，通常用来作为对孩子或亲密朋友的昵称。)

没错的——乐琦一边想着，一边把帽子扔进背包，同时忘记了要注意仪态这回事——或许布瑞琪最想做的是回法国家，生一个长着一双和她一样瘦骨嶙峋的法国脚的小宝宝。她会用温柔可爱的词称呼她的法国小宝宝，而不是什么monchoux——我的卷心菜，或者ma puce——我的跳蚤。

乐琦把太阳茶从罐子里倒进一个塑料杯，站在吊扇下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太阳茶的好处就在于不需要烧开水，从而也就不需要把整个厨房都弄得热烘烘的。你只需要把一罐泡有两个茶包的水放到太阳底下去。乐琦用手拢起因流汗而变硬的头发——刚刚烫过的头发总是显得太卷，至少得过上两个星期才能正常点儿。阿点从来都不能把头发弄得像杂志照片上那样。杂志女郎层次分明的头发十分别致可爱，可阿点只能把头发弄成蘑菇色的花园树篱般的東西。

布瑞琪冲着电话大笑起来。她把汰渍洗衣粉倒进洗衣机，然后合上盖子。乐琦知道，布瑞琪的妈妈正在用一个神秘而阴险的计划诱惑布瑞琪回法国去。尽管乐琦从来没有见过布瑞琪的妈妈，但是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想她一定长得很像布瑞琪，但是要更严厉、尖刻一些，她一定也留着刘海，头发也用发夹拢在脖子后面，只不过她的头发不是金色的，而是灰色的。这个妈妈会踮着脚轻盈地走路，吃冰砖的时候绝不会发出声音。她严肃而刻板，就像学校里的校长一样，或者说，就像美国总统的太太一样。乐琦待在吊扇的正下方，吸溜着冰砖，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想着自己要是能听懂法语该多好。

没准儿这会儿这个老妈妈就正在施展她的阴谋，想方设法让布瑞琪感到伤心、孤独，这样她就会回法国去，不再做乐琦的监护人了。布瑞琪的妈妈希望自己所有已成年的孩子，包括布瑞琪和她的姐妹，全都住在巴黎她自己的身边。乐琦觉得她实在是太自私了。可乐琦知道，老太太的计划正在奏效，因为她寄来了一些小包裹，每次都把布瑞琪弄哭。

上星期的包裹里，那件让人伤心的东西是一根类似牙膏管的塑料管，不过它有一个黄色的盖子，而且上面也没有“高露洁”或者“佳洁士”的字样，只有一幅漂亮的小画，画着一个野餐篮子和一块法国面包，放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原来那是一管芥末酱。布瑞琪坐在桌旁打开包裹，手里拿着那根管子，微笑着，可是又有些悲伤的样子。她把盖子拧开，挤了一点儿芥末到手指上，闻了闻，又舔了舔。然后

她就哭了，她告诉乐琦，那东西让她好想家。乐琦讨厌死她这个样子了。

乐琦叹了口气，放下杯子，滑进了餐椅里。布瑞琪终于放下了电话，接着就说：“先让maman①给你一个bisou——一个大大的吻，好吗？然后，请你把背包放到你旁边的座位上，这样我就不会被它绊倒了。”说完，布瑞琪从冰箱里拿出几个特百惠保鲜盒。厨房拖车是如此狭窄，她做任何事情都用不着走来走去——只要站在一处，料理台、水槽、炉子和冰箱就都能够得着。“天太热了，没法煮菜，我们晚上就吃沙拉吧——配料有吞拿鱼、鸡蛋、青豆、西红柿和橄榄。”

（①法语，“妈妈”的意思。）

乐琦捡起地上的背包，扑通一声把它扔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有我喜欢的那种橄榄吗？”她问。她讨厌那种咸得要死的皱巴巴的黑橄榄。

布瑞琪检视了一下冰箱门上的瓶瓶罐罐。“没了，”她说，“真糟糕。你说得对，尼斯①产的小橄榄口感更好一些。不过有时候我们只能凑合用了。”（①法国南部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

“是凑合着用。”乐琦纠正她。

布瑞琪叹了口气，然后点点头。“凑合着用。”她附和着。

第三章 好妈妈和坏妈妈

chapter three good and bad

要是布瑞琪回了她法国的家，那么在美国就会有几百万个人可能成为乐琦的妈妈，乐琦得想个法子，套住一个真正好的，把她牢牢逮住。乐琦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只要她有了神奇力量。

可是每当她试图在心中勾勒完美妈妈的样子时，乐琦总是想起布瑞琪的那些特征和习惯。这使她莫名其妙地转而开始考虑完美小孩的标准。乐琦可以说早就已经是个完美小孩了，可并不是方方面面都算得上。布瑞琪没能完全认识到乐琦那些完美的大部分，却注意到了所有那些不完美的小部分。

乐琦不想学法语，怎么说呢，她觉得那是一种神经质的语言，全都是些用嗓子眼发出的漱口似的声音。而不管乐琦的嗓子眼怎么努力，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乐琦的神奇力量》苏珊·帕特隆.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4246.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